七十二家集

孫馮翊集引

孫子荊盛為王武子所推戴史稱其少之鄉曲之譽非也直是踽躅埃塵多所不屑耳年少以枕漱自期晚甫解巾神崖僖儁無失雲水間故吾

伊府主爲僚儕凌朝賢如厮隸何其抗也然絶影之薦傳咸白社之載董京各有欽挹非徒凌忽自豪者爲彼蓋尾阮嵇之後塵而開晉世達伯之首最風零雨殆齊彭殤體

似真聲驢鳴當哭咄咄人外乃伉儷之際翻覆未免有情當是情緣文生耳子荆詩文入梁選者各一章今録其諸體分為二卷雖少完製然磊硐英多溢于麈楮觀笑賦及

及金人銘亦足徵樓壽所都矣

紹和張燮識

孫馮翊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疏

牋

書

銘

孫馮翊集卷之一

晉太原孫楚子荊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笑賦

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摧留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

顧而復往或嚬蹙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叫吟郁伊或捐手悲嘯呺天長叫遲亞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類則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亙我彫聲訖 丁目

爰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登樓賦

有鄴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以登極聊暇日以娛心涇渭汩以阻邈丹水鬱而成林臨胡陽之素畔羨綠竹之茂陰望秦墳於驪山覩八陵於北岑營巷基峙列宅萬區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杞柳綢繆芙蓉吐芳俯依青川仰翳朱楊體象濛氾幽若扶桑白日爲之晝昏鳥禽爲之頡頏

同前

有都城之百雉加層樓之五尋從明王之登遊聊暇日以娛心鳴鳩拂羽於桑榆游鳧濯翅於素波牧豎吟嘯於行陌舟人鼓枻而揚歌百僚雲集促坐華臺嘉肴滿俎旨酒盈杯談三墳而詠五典釋聖哲之所裁（只載藝文首同四句而末互異姑兩存之）

韓王臺賦并序

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諸故老云韓王聽訟觀也

望韓王之故臺兮往代之所營雙闕硝以峻峙貫雲氣而上征歷千載而特立顯妙觀於太清薄邛鄲之叢臺陋楚國之章華邈岧嶢以亢極豈亭榭之能加至乃宮觀弘敞增臺隱天伐文梓於萬仞發玉石於三泉優倡角烏烏之聲娥眉戲白雲之舞紛滔衍以低仰緊修袖而容與

又

幾丘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

井賦

倚崇丘以鑿井兮臨斥澤之涇涔若行潦之涬淵兮靡滴流以自娛乃喟爾而有感兮率鄰左之數夫脉厥土以興泉兮登其醴於玄虛體象闓川下貫五仞幽泉勝滴滙澤傍淵抱甃而汲不設機引絕彼淫飾安此樸愼俗尚其華我篤其信旣處湼而不緇又磨之而不磷雖矢志而無妄寶游心於大順渴人來掬行旅是賴輟耕息有不期而會泥黃李浮朱柰雜狸首之斑如

飛清塵以洮汰枕玄石以盥漱喜遨怡以綏帶

雪賦

堯九載以山栖兮湯萠禱於桑林閔二聖以濟世兮孰繁衍以迄今嗟九陽之踰時兮情反側以寤興豐隆灑雪交錯糊紛膏澤偃波普潤中田肅肅三麥實穫豐年

笳賦 有序

頃還北館過華髮人於渭水之濱伺春風而吹長笳音聲寥亮有感余情爰作斯賦

銜長葭以泛吹噭啾啾之哀聲奏胡馬之悲思詠北狄之遐征順谷風以撫節飄逸響乎天庭爾乃調唇吻整容止楊清嚧隱皓齒徐疾從宜音引代起叩角動商鳴羽發徵若夫廣陵散吟三節白紵太山長曲哀及梁父似鴻雁之將雛乃群翔於河渚

相風賦

伊聖皇之高烈美治術之移淸蕪乾坤之普覆
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巳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
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
棲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顚
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閒

菊花賦

彼芳菊之為草兮稟自然之醇精當青春而潛翳兮迄素秋而敷榮於是和樂公子雍容無為翱翔華林駿足交馳游言采之手折纖枝飛金英以浮旨酒挪翠葉以振羽儀偉茲物之珍麗兮超庶類而神奇

蓮花賦

有自然之麗草育靈沼之清瀨結根係於重壤森蔓延以騰邁爾乃紅花電發暉光爗爗仰曜朝霞俯照緑水潛綵房之夾絡含珍藕之甘腴攢聚星列纖離相扶微若玄黎披幽夜緑若鄧林飛鵷雛

杖杜賦

家弟以虞氏梨賦見示余謂豈以梨有用之爲貴杜無用之爲賤故無用獲全所以爲貴有用獲殘所以爲賤故賦云爾

惟有杖之爲杜齊萬物而竝生其質非薄旣不施於器用華葉疎悴靡休陰之茂榮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頌垂之罔極

茱萸賦

有茱萸之嘉木植茅茨之前庭歷漢女而始肯闢百載而長生森蔓延以盛興布綠葉於紫莖鶉火西徂白藏授節寒露既凝鷹隼飄厲攀紫房於纖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

鷹賦有序

郭延考與余厚其從者嘗畜二鷹以侍側郭遊人也好弋獵頗矜心欲自娛樂請余為賦曰

有金剛之俊鳥生井陘之巖阻超萬仞之崇嶺蔭青松以靜處體勁悍之自然振肅肅之輕羽擒狡兔於平原截鴻鴈於河渚且其為相也疏尾潤臆高髻禿顱深目蛾眉狀似愁胡曲背短頸足若雙枯麾則應機招則易呼背碉石以西遊經馬嶺而南徂于肺商秋既邁歲在玄冥風

霜激厲羽毛振驚爾乃策良驥服羔裘鞲青骹

戲田疇縈深谷繞山丘定心意審精晰獸馳厥

足鳥爀其翼下赴幽谿上溯長極蹬措援以騰

踴因升降以畢力紛迍薄以攖寬遂隮亓以推

臆

雁賦

有逸豫之雋禽稟和氣之清冲候天時以動靜隨寒暑而污隆颺同集于曠野紛群翔於雲中歸朔陽之界雖所聲勢於晨風族類阜繁數則千億迎素秋而南遊背青春而北息泝長川以鳴號凌洪波以鼓翼任自然而相伴窮天壤於八極

雉賦

體沖和之淑質飾羽儀於茂林斑五色之文章

楊皦皦之清音設罻網於巖阿飛輕繳之雲浮

上無逃而弗獲下無隱而不搜遂戢翼以就養

隨籠棲而言歸恒逍遙於階庭廕朝陽之盛暉

蟬賦

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縠形如枯槁終日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詩

答弘農故吏民

昔我先侯邁德垂化康哉之詠實由良佐惟余忝辱弗克負荷每歷貫邦仰瞻泰華追慕先軌感想哀嗟詵詵臣故爰及群士俯首老成率彼邑里闡崇高義長幼以齒

除婦服詩 婦胡毋氏也

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敘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爲夭吉凶如糾纆憂喜相紛繞五臣作擾天地爲我鑪萬物一何小遠人乖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太僕座上詩以下闕文

朝欽厥庸出尹京畿廻授太僕四牡騑騑緑耳

盈箱翠華歲鞚動齊庭賁增國之輝

祖道詩

仰天惟龍御地以驥利有攸往不期而至

之馮翊祖道詩

舉翩撫三秦杭我千里目念當勝山河執觴懷

惨寿

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冏冏能翳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

劉元真贊

索索虛衿翳翳閑冲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

支孝龍贊

小方易撓大器難像盤桓孝龍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肹響

法威贊

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法介然遐討有絜其名無愧懷抱

竺法汰贊

凄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

孫馮翊集卷之二

晉太原孫楚子荊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疏

龍見上疏

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

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曹沒於行伍故能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俯學官起淹滯中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開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

九品疏

九品漢氏本無班固著漢書序先往代賢智以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耳而陳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人才不問階次豈賴九品而後得人今可令長守爲小大中正各自品其編户也

取士疏

當今士子繁多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仕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蟲小道何關理功得人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跋

蕭傅長虞跋

楚開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輝於卞和是以輝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亦宜然

謝賜鄭日牋

大恩賜鄭日其器雖小而禮遇甚弘昔衛綰錫

大劍珍而不用楚雖不敏且受而藏之

書

爲石苞與孫皓書

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灾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塗炭之艱於

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沙漠

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

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兇折首然後遠跡疆

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

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

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

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

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丘陵積石之固三

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

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

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人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窮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覩天

命蟬蛻內向顧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
有毛羽零落之漸而裴回危國翼延日月此猶
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大殊不知物有興亡
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虎
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
蜚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械脩造舟楫簡
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
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剡木以來舟車
之用未有如今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

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僊遊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返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豊報顯賞除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荊揚兗豫爭馳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

六師徐征羽檄爛日旌旗流星游龍躍路擲吹盈耳士卒奔逃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屠戮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然思良圖惟所去就

與董京書

京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孫楚數就社中與京語遂載以俱歸京不肯至楚貽之書京答以詩

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邪

董京答孫楚詩附

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乎哉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為棲

栖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鄉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如霧緼袍不能令暖苻兒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泗濱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紓幕而不彼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盼被深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顰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圖堵爲大

論

屈建論

加邊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所生久自嗜之而抑按至祀既毀就養無方之禮又失奉死如生之義𡙇平素欲建何忍焉

頌

尼父頌

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弄訓列國頌聲魯衞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梁令孫侯頌

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旣往受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决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贊

莊周贊

莊周曠蕩高才英儁本道根貞歸於大順妻亡不哭亦何所懽慢弔鼓缶放此誕言殆矯其情近失自然

榮啟期贊

榮公溫雅既怡既懌濁以徐清寂然澹泊援琴自娛詠此三樂眉壽無疆惟德之宅

原壤贊

壤之軸張絕滅禮教實交仲尼同機合與聖以之滅俗以之笑獨協區外孰知其妙

顏回贊

束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覩乎彌考

管仲贊

管生彎弓與桓是讐駿奔從糾堀為纍囚沐浴

西郊鸞飛詹丘

季子贊

季子聰哲思心精微玄覽幽賾網與應機

白起贊

烈烈桓桓時唯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魏禽韓北摧馬服淩川成丹應侯無良蘇子入關嗷嗷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嫌惟其致矣古今所歎

樂毅贊

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遲一丘以保皓素

韓信贊

淮陰屈節盤於幽賤秦失其鹿英雄交戰賤楚
知亡撫戈從漢遂歸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
擒項平難割據山川獨孤兩面惜哉遊旅一朝
書叛

銘

反金人銘

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尼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淵群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

衰承吉則順忤意則逆時好細腰宮中皆餓時
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
咎乃免誅夷頹覆厥德可爲傷悲則可用戒無
妄之時假說周廟於言爲戢是以君子追而正
之

石人銘

大象無形元氣爲母杳兮冥兮陶冶衆有

碑

故太傅羊祜碑

稟二儀之純靈曆造化之沖氣文爲辭宗行作世表遷黃門侍郎愛秘書監公算滅吳之略以爲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處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敵人之資於是江沔馳義襁負而至雖研精軍政用思滅敵然兼立學校闡揚典訓是以縉紳之士鱗集仰化雲翔衡門雖泮宮之詠魯侯菁莪之

美育才無以過也銘曰

金德發躍惟公作輔肇造藩設建我民土不懋

遺公俾屏聖皇哲人其徂孰不增傷

鴈門太守牽府君碑

君體德純直才量高潔明鑒達於世變弘毅足以致遠芉振爲質於袁曆之表卓行先於擬議之前君質嫺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踣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將所忌每自斷損在乎季孟之間遷鴈門太守教民耕戰聽斷以情信賞必罰下服其命是以戎狄讋迫罔知所安譬秋枯之隕晨風激雹之不及捲耳也伐叛柔服威震沙漠遺種

遠迹萬里無煙

烈烈君侯文武允崇少兼七德翁飛撫戎名揚河朔威鎮漢中臨危運奇在難毋從遡旋來麾撫司徐青截彼降城澥俗以平剖符千里為國干城

哀文

和氏外孫道生哀文

嗟爾道生和氏之寶玉顏豐下曜於懷抱暮春而育孟冬而夭二十三旬奇于五日方之期頤百分之一命之脩短始則有終誰能長久與天無窮籛翁近千殤子幼沖俱反無形冥昧之中造化多少豈獨爾躬

和氏外孫小同哀文

曄曄蕣華朝生夕落爾命方之猶爲淺薄暫有寘質葬反寘漠磬彼蜉蝣不識晦朔死尚未知生亦焉知爾雖旬月我未之覩萬物混焉天地一指杪末嬰孩安足稱誄大人達觀同之一揆

附錄

孫楚傳

唐太宗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

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訥毀將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弈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旣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臣將上賀楚言龍蟠坎井下有伏才請起淹滯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

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史臣曰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

誠無媿色覽其貽皓之書誠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卒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蓋自取矣

遺事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說新語

孫子荊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世說新語

孫楚有酒樓在金陵城西李白詩云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應天府志

集評

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文心雕龍